

俄羅斯名著

李秉之譯

李秉之選譯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李 秉 之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翻印必究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序

俄羅斯文學雖然蓬蓬勃勃地發展，在世界文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年齡是很幼稚的。在十八世紀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盛興時代，也不過是仿照歐西文學的形式內容，用炫麗的詞藻去讚揚帝王英傑，華官貴宦的功勳罷了，無所謂純粹的俄國文學。在十九世紀之初，當時的著作者尙未脫離這種時期，他們的作品在外國文學勢力支配之下，很少關係於俄國民族的生活。然而這也是俄國文學發展的基礎了。

自從詩人普希金出世之後，俄羅斯本國的獨立文學裏纔有了一綫光明。不過普氏的作品能把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采剷除了許多，而偏近於寫實方面的文學。然而他這種獨立文學也非純粹的：在他的作品裏，尤其是早年

的，含有不少本國和國外各派文學的意味。所以有人把普氏比作一條長河，容納了許多的支流，而水勢遂一瀉千里地澎湃下去。屠格涅夫說：『普氏詩文中的性質和意義，即是俄國民族的性質和意義。』可見普氏實爲本國民衆文學開闢了一條新道路，自此俄國文學纔漸漸崢嶸在世界文壇之上。

俄國獨立文學成熟的時代實始自郭歌里。郭氏善以灑脫之文筆和滑稽的精神，透澈地描摹本國齷齪的社會和卑鄙的人生，使讀者於噱笑之中蒙受了深刻的感觸；『笑中淚』爲郭氏作品結晶之點。所以郭氏可以稱爲俄國寫實主義的創造者，而爲本國文壇上放出萬丈的光芒異彩來。（郭氏的傳略和他的作品，譯者擬出專集介紹。）

繼郭歌里之後復有屠格涅夫那樣的大文豪，托爾斯泰那樣偉大的哲學思想家，近代有柴霍夫和柯洛連克一般人的傑作，難怪俄國文學於幾十年間在

世界文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且英華燦爛地發展起來。

所以欲研究俄國文學的精粹，對於這幾位文豪的作品不可不一去研讀。

一九二五，四，十五，譯者，北京。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目錄

序

橡樹與蘆葦(寓言).....	克魯洛夫.....	一
歌士(土耳其的民間故事).....	列芒托夫.....	五
比留克.....	屠格涅夫.....	二三
高加索的囚俘.....	托爾斯泰.....	四三
上帝的公正.....	托爾斯泰.....	九〇
蘇拉特城的咖啡館.....	托爾斯泰.....	一〇七
法文課.....	柴霍夫.....	一二一
理髮館.....	柴霍夫.....	一三五

靴子·····	柴霍夫·····	一四四
決賭·····	柴霍夫·····	一五四
盲童·····	柯洛連克·····	一六九
小鳥兒的歌曲·····	烏申斯基·····	一八七

橡樹與蘆葦（寓言）

克魯洛夫著

一日橡樹和蘆葦敘談：

『實在是，你的本質微弱，

祇是一個麻雀，你却覺着沉重。

略略地一縷輕風吹起了微波，

你便不住地擺搖，悚怯地畏縮，

並且你那樣的孤仃呵，

看着你十分地愴惻。

但是我同高加索山一般的雄巍，

不只是遮住太陽的光輝，

還是在狂風暴雨之中，

堅固而矗挺地立着，

却像護有牢固的藩籬：

你所以爲的颶風——我只以爲輕微的凜氣。

幸而你生長在四圍，

爲我枝葉的濃陰所遮蔽，

在險惡的天氣我爲你保護；

如果造物者把你們移開

生植在風雨蕩漾的田地裏：

當然是，伊對於你們沒有一點顧慮哩。

『你是很慈善的呵！』蘆葦回答：

「不過你不要傾欹：我並無什麼危險，

我對於颶風毫不恐懼；

我雖然可以曲折，但是不傷毀：

所以颶風與我無何危險，

但是未必不恫嚇於你哩！

誠然，他們的猛烈

不能勝過你的堅牢，

因為他們的打擊你決不俯首，

不過，我們還要等候究竟吧！」

蘆葦方纔了畢說，

忽然從北方湧來

雨雹交加的狂風。

橡樹挺立着——蘆葦向地上曲伏。

風怒吼，伊加倍力量抵住，

霹靂一聲——連根拔出了

頂天立地的橡樹。

歌士（土耳其的民間故事）

列芒託夫著

許多年以前，在齊福立斯城裏住着一個富綽的土耳其人。上帝賜給他許多的金錢；但是比金錢還貴重的，便是他的女兒瑪姑米格麗，比彷彿星象在天
上算是很好的，但是在星象以上還有天神，比他們更好些；瑪姑米格麗便是
如此，她在齊夫立斯城的巾幗裏面爲最佳麗的。在齊夫立斯城裏還有一個窮
苦的歌士——可立布。除去高尚的心志和歌唱的本領以外，沒有什麼天賦的
長物；彈着七弦琴，他讚揚了土耳其古代的英傑，時常在喜慶的時候去
供富人和幸福人的娛樂。在一次喜慶的時候他看見了瑪姑米格麗，並且他們
互相地愛慕了。歌士可立布很難希望與她有婚姻上的合諧，于是他的面容似
冬日的天空一般地暗澹起來。

有一次他躺在花園裏葡萄架底下，並且後來沉沉地睡去了。這時候瑪姑米格麗同自己的女伴們走過來，其中有一個看見了睡臥的歌者，退後幾步走到他的面前歌道：『你爲何睡在葡萄架下，起來吧，笨人兒，你的羚羊在你面前走過。』——他醒了，女子似小鳥兒一般地馳去。瑪姑米格麗聽見了伊的曲子，便把伊責罵起來。——『如果你曉得——伊答道——我給誰唱這個曲子，你還要感謝我呢；這是你的歌士可立布。』——『你引我到他那裏去吧！』——瑪姑米格麗說，於是她們走去了。瑪姑米格麗看見他的憂鬱的面容，便去慰問他。——『何以不憂鬱呢，——歌士可立布回答，——我愛慕你，但是你永遠不能作我的配偶！』——『你向我的父親求婚去，——她說——我的父親用自己的金錢來辦理我們的婚事，並且賠送我許多，可以供我們倆人的需用。』——『好吧，——他回答——設使你的父親並不爲自己的女兒憐惜，但

是誰曉得，你以後能不責備我沒有財產全取自你的身上呢？不，親愛的瑪姑米格麗，我心裏立定誓願了：我應許七年以內去遊歷世界，掙些財產回來，或者也許亡沒在寫遠的荒漠地方，你若允許這個，就到期滿之後，你再爲我的配偶。』她應允了，但是又說，如果在訂定的那一天他不回來，她便要嫁與早經定婚的庫叔得別克了。

琴師可立布回到自己的母親那裏，取了伊的臨別的吉語，和小妹接過了吻，把囊袋搭在肩上，帶上遊行的手棒，便離齊夫立斯去了。忽然一個乘馬者在後面追趕；他一看：是庫叔得別克——『一路平安呵！——別克向他喊叫——你無論是在何處去，我都可以作你的伴侶。』——琴師並不喜歡這個伴侶，但是沒有法子。他們一同走了許久；最後他們看見面前一條大河。沒有橋也沒有淺灘。——『你先泅過去，——庫叔得別克說——我在你的後面跟隨。』

——琴師可立布脫下外邊的衣服來便浮去了，泅在中流回頭一看：——哦，糟了！老天爺！——庫叔得別克拿起他的衣服來跑回齊夫立斯去了；只是他後面的塵土在平場的田地裏一縷煙似的捲起來。別克跑到齊夫立斯拿着琴師可立布的衣服到他的老母親那裏，——『你的兒子淹死在深河裏面了，——他說——這便是他的衣服。』母親非常地悲慘，躺在愛子的衣服上面，墮了些傷心的淚；以後她拿起衣服來走到講定的未婚妻瑪姑米格麗那裏。『我的兒子淹死了，——伊說道——庫叔得別克把他的衣服拿了回來，你現在可以自由了。』瑪姑米格麗微笑答道：『不要相信，這都是庫叔得別克的詭計；在七年以前誰也不能作我的丈夫。』——她便從牆上摘下自己的七弦琴來，沉靜地歌唱琴師可立布的可愛的曲子。

但是遊行者赤着足走到一個村子裏。慈善的人們給他穿了衣服吃了飯；

他因此爲他們唱了許多妙麗的歌曲。他便如此地從這個村庄走到那個村庄，從這個城裏走到那個城裏，他的名譽也傳播出去了。最後他走到哈拉夫城。照例他走進咖啡館裏，要了七弦琴便彈唱起來。此時在哈拉夫城住着一個武官，他是一個極其嗜好歌曲的人。向他引去許多的歌士，——他一個也不適意。他的僕從們滿城裏奔馳，已經勞乏了。忽然經過咖啡館，聽見了這種奇異的嗓音。他們便往那裏走去。——『走，同我們到大人那裏去吧，——他們喊嚷——或者你丟下頭來。』——『我是一個自由人，從齊夫立斯遊歷到此處，——琴師可立布說——願意去纔去呢，不願意去便不去，到唱的時候纔可以唱哩，你們的大人並非我的長官。』但是，雖然如此，仍然把他徒住送到大人那裏去了。——『唱吧！』武官說，他便唱起來。這個使瑪姑米格麗讚美的曲子也令大人非常地稱意，便留困苦的琴師可立布住在家裏了。在